

台北華爾街 - 宇宙鋒

第二十九章 惶恐灘頭說惶恐 零丁洋裡歎零丁

文：電物 75 級 黃須白

- 第一章 晝短苦夜長 何不秉燭遊
 第二章 昔我往矣 楊柳依依
 第三章 胡馬依北風 越鳥巢南枝
 第四章 咸陽百二山河 兩字功名 幾陣干戈
 第五章 當時明月在 曾照彩雲歸
 第六章 為問東風餘幾許 春縱在 與誰同
 第七章 盈盈樓上女 皎皎當戶牖
 第八章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潮陽路八千
 第九章 密匝匝蟻排兵 亂紛紛蜂釀蜜 鬧穰穰蠅爭血
 第十章 霧失樓臺 月迷津渡 桃源望斷無尋處
 第十一章 天外黑風吹海立 浙東飛雨過江來
 第十二章 傷情處 高城望斷 燈火已黃昏
 第十三章 新結同心香未落 怎生負得當初約
 第十四章 撩亂春愁如柳絮 依依夢裡無尋處
 第十五章 回首西南看晚月 孤雁來時 塞管聲嗚咽
 第十六章 臨晚鏡 傷流景 往事後期空記醒
 第十七章 欲眠還展舊時書 鴛鴦小字 猶記手生疏
 第十八章 風不定 人初靜 明日落紅應滿徑
 第十九章 也擬疏狂圖一醉 對酒當歌 強樂還無味
 第二十章 珍重別拈香一瓣 記前生
 第二十一章 今夜夜長爭得曉 欲夢高唐 祇恐覺來添斷腸
 第二十二章 往事只成清夜夢 莫更登樓 坐想行思已是愁
 第二十三章 欲將恩愛結來生 只恐來生緣又短
 第二十四章 豆寇梢頭舊恨 十年夢 屈指堪驚
 第二十五章 一片芳心千萬緒 人間沒箇安排處
 第二十六章 一把藕絲牽不斷 紅日晚 回頭欲去心撩亂
 第二十七章 從別後 憶相逢 幾回魂夢與與君同
 第二十八章 彷彿梁州曲 吹在誰家玉笛中
 第二十九章 惶恐灘頭說惶恐 零丁洋裡歎零丁
 第三十章 一往情深深幾許 深山夕照深秋雨

秋風颯颯，秋雨瀟瀟，秋夜淒淒迷迷。

何秉燭逃躲了十來天，時而異容改裝，時而藏形匿影，既不敢與親人聯絡，更不敢求助僚友，只能畏畏縮縮，隱身於草野之中，斂避於市井之間。好不容易，捱得今日大潮，接頭人傳來訊息，要他入夜後潛入金樽海邊，準備偷渡出海。

何秉燭八點不到就摸著黑，循著他熟悉的舊路下到金樽海灘，藏躲在懸崖下略能遮擋風雨的小凹洞裡。他對這附近地形通透瞭然，因此當他知道要由金樽偷渡時，放心了不少。當兵服役時，他被派遣到這箇位於台東東河的僻靜小漁村擔任海防班哨長。雖然他只負責編排半夜巡防的輪值名單，並未曾親自帶兵巡邏過，但白晝裡他經常獨自一人由崖上的班哨所攀走不同的小路到底下的海岸邊以打發無聊的軍旅生活，所以那邊可躲、那邊可藏、那邊有荊棘、那邊有亂石，就算閉起眼來也清清楚楚，而他對阿兵哥的伎倆更是心知肚明。若是夏夜，海風清涼，輪班巡邏的阿兵哥還會規規矩矩地巡箇大半夜的海防，直到天翻魚肚白才回哨交班。但秋冬之夜，別說酸風凜冽刺骨，步走海濱不慄也寒；就算是要鑽出被窩，也非得要好大的掙扎與好大的勇氣。因此當他遇到今夜裡的飄風驟雨，他不禁暗歎老天相助，今晚當班的巡防兵士必定是起了床後就直奔馬路旁的店家借宿鼾眠。至於海岸邊的警察駐在所，他並不耽心，裡頭才三、四箇警力，在這淒風苦雨的漆黑夜裡，就算他大刺刺地走到海邊，他們也不會瞧著，自然更不會打電

話給山崖上頭的班哨長來請求探照燈支援。

一陣疾風刮起，豆大的黑雨捲入小洞中，淋了他一身一臉，何秉燭不禁一箇哆嚟，鼻尖發癢，打了箇噴嚏。東藏西躲的這陣日子，他整天耽憂受怕，戰戰惶惶如似驚弓之鳥，但為了知道案情發展、掌握檢警動態，除了接頭人每隔兩、三天在帶日常吃食給他時順便會帶來報紙外，他還是大膽地變裝外出買了幾本刊載相關訊息的書報。只是過去那段時間，他都忙著懊恨追悔，沒心思細究事件始末，因此枉自讀了一篇篇的羶腥八卦，卻理不出清楚頭緒。不過，今夜的雨狂風暴倒是讓他有了一翻奇特的寧靜，尤其是再隔幾箇時辰就能渡海遠揚，內中的欣喜更是讓他添增平靜，思路變得清晰澄澈。

何秉燭目光放遠，梭巡了闌黑的海面頗一會，正如所料，時辰還早，除了蕭颯風雨外，並無任何動靜。於是他趁著這逃難以來難得的內中清明，回想近日的所讀所聞、以及過往的煙雲種種。

想了頗一會後，他漸漸明白他只不過是箇半大不小的角色，但卻也是最關鍵的角色，所以檢警才會疾如星火，布下了天羅地網要擒拿他。事實上，一直有雙看不見的黑手在幕後操弄，他們真正的目標應是程總統及最上層的府院高官，而他雖是罪有應得，卻也是別人政治鬥爭下的祭品。這場政治惡鬥無關乎政黨，只關乎朋黨利益，一種跨政黨、跨派系、盤根錯節、汙穢齷齪的私利結盟。

何秉燭這時才醒悟原來他早就被盯上了，只是過去太執迷於立委光環，誤以為沒人敢動他；更何況他也從未收到依法應該被告知的曾被監聽過的通知書，所以他一直都不知道檢調懷疑他、對他施展通信監察；而他也天真地以為除非丟失的筆記本曝光了，否則他的罪行不會被揭發。但是，整理過去十多天來由各式媒體上所讀到的，他才悚然驚知原來他早就在檢調的掌握之中，只不過這些豺狼虎豹為了揪出更高層的府院高官，將這些手握大權的政敵在毫無防範的情況下狠狠重擊、一次扳倒，他們違法地未在監聽期結束後告知被監聽的對象。李天福的案子爆發後，檢調就鎖定了多人跟監及監聽，譬如與李天福操作「債券套利」時互借人頭戶的樓盈盈及江上峰，而後由跟監樓盈盈的過程中查出樓盈盈與他關係曖昧、並有多起詭怪的鉅額資金往來。因此，打從一年前他的一舉一動就被監控了，他犯了那些法，涉了那些案，檢調無一不清楚，無一不知情，但是為了避免打草驚蛇，致令府院高官這些大蛇不敢出洞，檢調刻意低調行事，對他都不妄動。

又是一陣風雨飄過，何秉燭又被打了一身濕。冷寒中，他又是不自禁地一箇哆嗦。只是，他知道，這次的顫慄無關風雨、無關天寒，而是源自內心的恐懼所使然。他自己是政治人，但這回卻是他頭一次感覺到政治的冷酷無情與黑暗。

何秉燭將所有訊息再思量了一遍，原本有疑慮的，這時也無所疑惑了。他又打了箇

冷顫，一股深沉的驚懼沿著脊梁冷陰陰地竄上腦門，顫得他蜷縮了起來。那群幕後操控這箇局的人顯然城府極深，用計既陰且毒。汴涌濤、熊照杰、及他等一干堂堂立委，江麗天和華開老董等七、八位券商大老，任一箇糾舉出來都是驚天動地的大案，但為了撂倒最終的政敵，他們一氣不哼，放恣券商大老與立委們在認購權證賦稅案上勾連串通、納賄分贓。而當他煽惑利誘了府院高官、保險局官僚、及眾多財委會立委支持保險法修正案後，他們也隱忍著不動聲色，就是蓄意要等到他同時在進行的宇宙鋒案具體成形，然後一次地讓所有大案連環驚爆，製造社會不安與惶恐，再藉諸隨之而生的強大民氣與輿論壓力以一舉將總統、兩院院長、及其嫡系的政經人脈一次剷除滅盡。

何秉燭陡然一陣傷悲，如果報上所述都是真的，那麼他千算萬算，還是算不過李青牛，更算不過幕後那箇神祕的奸佞朋黨；而他千謹慎、萬小心，還是中了別人的計，入了別人的彀，不但賠上了他自己，還害慘了樓盈盈跟王紅藻。打從他開始逃亡以來，短短十來天，幾箇大案就像跨年煙火，設計縝密地、籌劃精準地，一箇牽引一箇，一箇接續一箇，輪番招展，輪番豔綻，狂放出絢爛光影迷惑了圍觀客，但卻也瀰生起漫天硝煙熏臭了案中人。就在他接獲密報、悻悻遁走的那天，認購權證案沖天驚爆，炫亮了夜空。熊照杰、汴涌濤、及他立法院一干同謀僚友都被約談，也都被限制出境；江麗天、華開老董、和幾家大型券商的老闆或被收押、或被要求重金交保。緊接著，四天之

後，保險法修正案震爆九霄，幾位素有賢名的府院高官被疑收賄，幾箇清新形象的財委會立委遭控納賂，而保險局局長以降的多名主管保險業務官員則涉嫌包庇舞弊。風風雨雨了五、六天，名嘴們脣槍舌劍，面目猙獰地每天每晚左批右鬥，每日每夜東諷西嘲，直待得人人都已膩厭之際，終於幕後藏鏡人再度出手，祭出了刺向全民心臟的「宇宙鋒」。

宇宙鋒案一登場，就像紅巨星大爆炸般引燃整座台灣島，沸騰了每一條溪、每一條河、每一箇巷弄角落、以及每一箇義憤填膺市井小民的心。李青牛由兒子李函關處得知Dr. Yakusheva擁有先進之零度能技術，為了填補雷聲科技在他們父子五鬼搬運及錯誤投資下所造成的鉅大財務黑洞，李青牛心生不軌，決計借風使船，謀劃箇世紀大案來放手一搏。他的算盤是若零度能技術能順利商業化，那麼雷聲再大的洞都不是洞，而他們父子倆更可因此案而富甲天下。但若諸事不遂，反正宇宙鋒的資金都在他們掌控之中，大不了故技重施，掏空宇宙鋒，遠走海外。只是雷聲的形象不佳，零度能案要成形，非得由誠正之士出面主導不可

何秉燭思慮電掣星馳，只瞬間便將過去與李氏父子交手時的種種疑竇及近日報章上所讀到的雜亂無章訊息彙整出清楚頭緒，只是真相拼湊出來了，心中卻益發淒楚。原本這箇案子是難成的，但李青牛奸巧地利用了與李函關曾有私情的王紅蕖來串這箇場；並藉不知雷聲詭計的雷洪光來讓他及王紅蕖對

Dr. Yakusheva的技術與團隊深信不疑，使得他誤以為渥蒙天眷，獨得了不世珍寶，於是殫精竭力地兜湊了總統、兩院院長、及眾多國營事業來拱成此案；接著更藉王紅蕖之暗助，蓄意刁難怯退他找來的創投金主，然後再牽扯進樓盈盈以讓雷聲反客為主，取得宇宙鋒的掌控權。何秉燭黯然一陣心酸，愧悔身為堂堂立委，見過了多少世面，走過了多少江湖，竟還如此不察，墮入了別人的機心巧算之中。他懊喪忿恨，他嗟怨感慨，卻忽然間心情陡轉，悽之，惻之，哀之，痛之，苦不自勝，戚不自勝。他悲憐起已被收押禁見的樓盈盈，也疼惜起被李氏父子耍弄於掌心的王紅蕖。這兩箇女子都是他之所愛，但卻都因他的大意粗心而遭受此劫難。

李青牛機關算盡，自以為占盡便宜，但螳螂捕蟬，焉知黃雀在後。宇宙鋒案早就被檢調鎖定，他們屏息凝氣，等的就是要逮到總統及兩院院長的貪瀆事證，而他們的苦心等待終是值得，總算讓他們等著了李青牛設的這箇局，也等著了他這箇傻乎乎立委主動跳入圈套，幫忙圓了這箇局。何秉燭想到這裡，暗暗苦笑，他算不過李青牛，但是李青牛也沒高明多少，他還不也是算輸了那群藏鏡人，把自己一條老命跟他的寶貝兒子都關進了看守所。他不知道檢調到底耍了什麼手段讓王紅蕖願意交出那箇筆記本還有她祕藏在連他都不知道什麼地方的不法資金往來記錄。十多天前，當她向檢調自首，轉為汗點證人時，他怒恨交加，但如今他已不怪她了，他相信她有苦衷。只是，就算她沒有不得已苦衷也不打緊，因為她是他心靈底處的

摯愛，一箇不能說的祕密。

過去一年多來，雖然檢調充分掌握了這些大案，但畢竟欠缺臨門一腳，欠缺能將那一干政敵狠狠撂倒的關鍵證據，所以他們都只是躲在暗處冷眼旁觀，絲毫都不躁動，而他的筆記本、王紅蕓祕藏的資金往來記錄、以及從他辦公室電腦裡復原回來的已刪除檔案正是這箇關鍵的物證，這箇引爆滿天煙火的雷管。當王紅蕓將這些物件交出後，藏鏡人的寶刀立刻跟著出鞘，在眩目燄火下，刀光閃處就是數聲哀歎、幾起悲鳴。

何秉燭又放眼遠方海面，左右橫掃了一遍，仍是沒有動靜。他不敢讓腦子空閑下來，否則在這零丁孤苦的逃難夜裡，周遭是一片風雨飄搖，他害怕他會心生惶恐，徒然生出許多暗鬼。

他想起王紅蕓，這陣日子的反覆思量已讓他明白他對王紅蕓的感情超乎世俗、關乎至性，從年幼時遇見她的那一刻起，就已然生根，並隨著歲月逐漸增長，而他也知道同樣的情感也在她的心底日日夜夜滋長，因此他不理解為何她捨得背棄他，將他推入深淵？

何秉燭苦思這箇癥結已多日，總是以心煩意亂收場。這時當他再思索起這惱人問題時，仍是一樣悶煩，仍是一樣不得其解。他耽心再沉陷其中會渾不留神地疏忽了海面上將傳來的信號，於是便匆忙地將思慮打住。就在這時，眼前卻忽然浮現起王紅蕓杏目圓睜，惡狠狠暗瞪了李函關一眼，然後悻悻然

走開的那一幕。那是在李青牛的遊艇上，李函關兀自與樓盈盈調笑著，王紅蕓沒得好氣下恚然乍現了那麼樣一箇嗔愠神情，當時他很覺訝異，不知為何她如此失態，如今證諸報端的扒糞報導，原來是他二人曾經有私，原來是她心生妒意。

何秉燭心海底猛然一股酸汁湧了上來。前番時候，他都只顧著煩惱逃亡之事，對已由報章上讀到的有關王紅蕓與李函關的八卦報導無暇反芻，也無暇感覺體會，但此際他就要脫離災厄，遠遁海外，心情大是不同，因此該有的感覺就趁機找著了心靈隙縫，一一袒露現。他感到愈來愈濃的酸、愈來愈濃的苦、愈來愈濃的澀。他覺得他不能原諒王紅蕓，也不該原諒王紅蕓。他不恥王紅蕓居然與人苟且，他怨忿王紅蕓竟然勾搭了外人來構陷他，而他也悔恨為何自己竟然諒解她。

何秉燭百感交纏，胸臆糾結，正自愁苦，因此當他瞥見遠處白燈一閃，還只道看錯了。不過沒得倏瞬，同樣的方位又是幾陣燈火忽明忽滅。他心頭一緊，連忙屏息凝神，仔細觀覷，就只見黑魃魃的海面上一盞白而帶黃的孤燈明明滅滅著。他瞧了一會，解出那反覆呈現的密碼，不由大喜，便趕忙探出頭四處張望，但見海灘上似無人跡，於是急急摸入腰間小包，取出強力手電筒，朝燈火滅處也打了幾箇暗號，然後帶著滿腔興奮、滿腔緊張，壓低了身子跑了出去。

何秉燭一跑離躲藏了好半晌暗夜的小山洞，大雨便將他淋得濕透，但也將他淋得清

醒。只此乍頃，他竟明白了，原來是嫉妒。剛剛還在崖下山洞裡時，嫉妒的怒火差點將他焚身，若不是他正在逃亡，他不知他會對王紅蕖做出什麼事來。於是，他對王紅蕖釋懷了，他知道她也是因對他愛戀至深才妒火攻心，才失了理智將他出賣。

海愈來愈近，波濤聲愈來愈隆，遠處漁舟上放下了一艘小橡皮艇，等著接應他上偷渡船。

何秉燭奮力跑著，雨水遮掩了他的眼眸，忽然他腳下一箇踩空，踉蹌跌入海中，吃了幾口鹹水。這時，黑暗中一雙大手將他

撈起，救上了橡皮艇。何秉燭大咳了幾聲，將海水吐出，然後謝過救他之人。

小橡皮艇逆著黑風，敵著黑雨，蕩蕩晃晃，忽低忽高，緩緩朝著已滅盡燈火的漁船划去。何秉燭舉手抹去遮眼水珠，並舔了舔脣，一抹鹹味旋即侵喉而入，他不由愕然愣怔，似有所感，但沒片霎，竟心頭一擰，慘然苦笑了起來。他想起與樓盈盈及王紅蕖在阿勃勒花園裡飲酒，他喝完頭一盞後，又點了盃「鹹狗(Salty Dog)」，沒想到當初的酒興竟一語成讖，現在的他浮沉黑海之中，滿身濕鹹，成了名副其實的Salty Dog。

台北華爾街 - 宇宙鋒

第三十章 一往情深深幾許 深山夕照深秋雨

文：電物 75 級 黃須白

嫉妒是種奇特的植物，它沒有根、沒有莖、沒有枝、也沒有葉。在不經意的當口，悄悄播種。在無意識的時刻，暗暗萌芽。沒人知覺它何時留駐，沒人留神它如何滋生。順心的日子，它是春煦楊花，淡淡薄薄，依稀若有，卻又似無；拂逆的時候，它洶然孳茂，狷狷急急，只三、兩功夫便綻成魔芋鬼花，腥羶千里。

嫉妒的花是種奇特的花，對素昧平生的人，它薄似霜花，陽光一露，便即消散；對

熟稔親近的人，它是寒冬雪花，片片輕小、片片細瘦，若逢日暖，即化弱水，但若天候凜冽，卻終將凝為冰凌，割傷自己，也割傷心愛之人。

嫉妒的花是「絕情谷」的帶刺情花，用情愈深，花毒愈烈，用情愈殷，花毒愈劇

柳依依站在古松下，隔著粼粼鏡湖望著對岸莊嚴沉雄的金閣寺，腦子裡卻靜不下

來，不斷浮現起檢調持了搜索令來家裡翻箱倒櫃的那些難堪景象，也不斷閃掠過何秉燭逃遁後充斥在各種媒體的八卦報導。她為了躲避成天守在社區門口及公司外邊的記者，躲避電視機前一顆顆虎視眈眈的眼珠，並躲避家裡頭的寂寥清冷，只好帶著悽愴心情，暫別鄉里，遠遁海外，遁走到她最覺得安心的地方，那箇有著父親身影，牽著她的手走過的池畔。

柳依依靜靜佇立著，心頭卻如海翻攪，她無法釋懷為何她的何秉燭變了。究竟是她造成的？還是他一直都是多面人，只是她自己不知曉？報上揭露了許多不堪情事，每一樁都遠遠超出她的想像。那箇她與胡北風閒聊時笑稱「很媚」的白映帆居然與何秉燭有染，那箇不時掠影心頭的黑衣女樓盈盈果真是何秉燭的祕密情人，而那箇與何秉燭血緣至親的王紅蕖似乎真與他陷入不倫。

何秉燭出亡後，媒體每天追蹤報導，每隔三、兩天就驚爆出另樁更大弊案，許多殷商巨賈被抓了，許多廟堂股肱被查了，而即連總統、兩院院長等領袖至尊的人物也都涉嫌甚重，紛紛遭到民意撻伐。柳依依固然心驚何秉燭的貪婪無厭，但卻更心寒他的放誕風流。不過，當她細思箇中蹊蹺後，卻又黯然心傷。她害怕何秉燭並不是偶為蜂蝶、逢場作戲，而是至情至性，對每一箇有牽扯的女孩都用情深切。雖然說這一切都已經不重要了，畢竟何秉燭已下落不明，而那些女子或被收押、或是身敗名裂，但是只要一想到何秉燭心中尚有她人，她就是滿心悵快，心坎底無法自主地陣陣悲酸汨汨泌出。

柳依依心神一陣忐忑起伏後，激越跳動

的小鹿在這美麗的園中終究慢慢平息了下來。她凝神停睇水岸邊的金閣寺，忽有所感，原來夕陽下的金閣竟是如此金輝燦耀，美得不可勝言，美得讓人嫉妒。就在這時，三島由紀夫筆下的口吃和尚隱隱走入斜陽中，手握一箇火柴盒，若有所思地從盒中取出一根火柴棒，顫抖地劃下，然後引燃手邊的棉布，將著火的布巾丟往金閣。只此瞬間，她明白了，報上描繪得曖昧的姐弟亂倫應是真的，就算他倆未曾真有肌膚之親，但至少情感上的相戀相依是真確的，而且是密密緊緊地，以致於當王紅蕖看到何秉燭風流韻事不斷時會暗暗吃味，而看到何秉燭事業愈做愈大時會心生嫉妒，害怕終將失去他，於是寧可忍著心疼，趁著現在膠漆相融、情切至美，劃下火柴，將他焚為煨燼，以免他來日相離，徒惹斷腸。

柳依依長歎了一口氣，心中茫茫無主。忽然，眼前細細幾條雨絲落下，只俄頃，偌大的湖面上便圈圈漪漣，橙波潏灑。輕寒的深秋裡，竟下起了難得一見的太陽雨。

柳依依芳心由悲轉喜，待雨勢弱小後，便像箇小女孩般，走出遮雨的松蔭，仰起頭，邊走邊讓絲絲細雨飄落在淌著淚珠的杏臉上。

淡淡映紅的雨絲落在髮梢，落在臉龐，落在兩臂微攤的玉掌上。燦燦金黃的霞暉灑在紅頰，灑在粉頸，灑在裝滿心事的胸臆間。柳依依閤起眼，享受著這瑰麗的雨中夕照，遙憶著國中時的父女情深。不過，沒得半晌光景，那隱約穿透柔嫩肌膚、映得渾身舒暢的彤紅殘照卻不見了。柳依依心中微奇，睜開眼來，但見頂上有片黛黑烏雲遮住

了亮光，可卻烏雲底處竟又有橙赤水光映入眼簾。她暗裡一驚，忙回首相顧，果如所料，一隻大手撐著一柄黑傘在她的頭頂上。

柳依依定睛細看那幫她打傘之人，一時間，神魂撩亂，又驚又喜，生怕是在夢中，胡北風竟活現現在她眼前，表情似喜還悲，眼神含憂帶慮。

胡北風自何秉燭一連驚爆涉嫌多起大案後，就一直耽心著柳依依。原本他深有顧忌，害怕是自作多情，不敢與她聯繫，但敵不過內中憂煩，還是鼓勇打了行動電話找她，卻一直不通，只好聯絡公司，才知她請了長假。他不知柳依依會在何處，但看到記者鎮日守候她的家門，猜想她會遠離是非之地。他憶起她曾多次跟他提起金閣寺，說在太陽雨的午後她與父親攜手走在鏡湖畔，他想這是她能心安的地方，他應來這裡尋她，在她孤苦的時候給她慰藉。他不知道柳依依是否已來京都，也不知道她是否已來過這寺院，但他直覺以為他必能在這寺中見到她，而他也只一心想著要在這裡與她相會，就算她不理睬也無所謂，因此他買了來京都的機票，一下飛機便直奔金閣寺，來這熙來攘往院落裡苦苦相候。起先他沒把握這樣地僅憑直覺是否意氣用事、是否海底撈針，因此第一天在這園裡左右都尋她不著時，不免又是意亂、又是氣喪。不過，當第二日的傍晚，天空移來了幾朵烏雲，作勢要下起太陽雨時，他掩不住內中欣喜，他知道命運的絲繩要將他們牽在一起了。

胡北風心情微緊，左手打了把黑布傘伸

在柳依依肩側，幫她遮了纖纖雨絲，自己卻兀立在傘外恁？細雨飄在身上。雖說這一刻他已等了許久，但見到她時卻仍是一昧地緊張，一昧地耽心她不應睬。因此，當他看到柳依依面露驚容，若有情怯時，他不禁心情一沉，暗道不該莽撞來這裡與她相見。不過，只須臾，卻又見柳依依目中似有淚光，盈如秋水，輕輕流轉，便又喜上眉梢，慶幸這兩天的苦候沒有白費。

柳依依忍著胸中激動，睇著胡北風，她好想有箇肩膀可以依靠，好想時光能夠在此停駐。但是，胡北風卻將睽著她的目光縮回，眯起眸子，好像有道光芒讓他睜不開眼似地。柳依依些許悵然，但還是轉過身，順著胡北風的目光觀去，那知只才一瞧，立開心喜莫名，於是連忙將胡北風手中的傘輕輕推開，並同樣眯起雙眼，凝眄披上絢爛金光的金閣以及頂層究竟頂上霞光璀璨的金鳳凰。

頹陽愈沉愈疾，殘照如血淒迷，晚風湖面拂過，吹起陣陣寒涼。胡北風看著眼前的瘦弱背影，不想再矯情飾貌、壓抑內中情感，便向前小跨一步，緩緩將手輕搭柳依依肩上。柳依依肩頭隱隱一顫，彷彿受驚，但似有若無間，旋即軟下香肩。只見她微低著頭，髮絲輕飄，恬恬然謐謐無語，像是水湄蒹葭，臨風孌孌。胡北風瞧得一時醉痴，不禁又小移半步，貼她身側，卻見她香腮邊飛起一朵彤雲，若似染了餘暉，嬌嬌酡紅

友聲